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三十一至三十六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掄

公是集卷三十一

宋　劉敞　撰

奏疏

上仁宗論辨邪正

臣伏蒙聖造擢居儒館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寛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

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内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賛萬幾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

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獘矣民既受獘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

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于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

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名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玆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世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

彊自韋合終或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揺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讐何邺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獘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贾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

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感度遂
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
畋盧攜為相爭黄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
袂授硯而起喧于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
議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黄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
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鐸功不
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
攜議黄巢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横行天下是時大亂

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家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于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

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亦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龎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于方以為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内外大

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盖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静語黙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交結

互為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為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于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動不

威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

明君后者無他惟能辦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至于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于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攷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所選求力辦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人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畀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

之出于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懼之至也茍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

也所詢者須詢于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姧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毁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兹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

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秖是念其舊人授以國鈞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旁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

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邪正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踈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姧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閒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

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鑒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慎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

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姧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于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論聽政

臣近曾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閤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逡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幾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巳初為限三月以後用辰正為限雖升降止于數刻之間其于收斂羣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

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皆攷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為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蘊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

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恐

取進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于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竊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臣謂若于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輙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非所以為名

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以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于名上不愆于禮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咸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

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千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路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强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畧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于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今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

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于時不察于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下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専以萬乘之體為羣臣代勞哉如今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

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褒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

安者也陛下視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若不可謂孝臣雖賤竊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孟陽河公事

臣伏見軍巡院現勘孟陽河公事准中書劄子惟只取勘後來檢計官吏壕寨等臣竊聞衆議皆云相度此河本由楊佐所役人夫七八千人掘破丘墓百五十餘處

生者勞瘁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今捨佐不問專罪餘人未審出于聖意將由有司之誤以此斷獄恐不合人情況自正月以來和氣不應風雪為沴人多死亡未必非政役失中刑罪乖當之變臣忝司刑獄既有所見不敢不陳其孟陽河公事伏乞斷自聖衷以相度者為首檢計者為從一例取勘重行貶黜少謝勞瘁之衆粗慰暴露之魂且匹夫匹婦精誠有以動天伏望不以臣言為迂取進止

論邊臣

臣伏以豫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畔亂西邊震驚騷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昊殞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晏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能為風塵而邊備少懈又如曩時甚非豫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申敕邊臣常若寇

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疆埸懍懍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傭得罪即令武吏多不願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茍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沔呂溱皆貴重之臣有功名于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

獻百拜其為修慤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容養此輩濶畧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劇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駕馭智勇之一端非敢為邊吏游說也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張茂實

臣伏以為國之道防患于未然遠嫌于萬一所以安羣

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
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
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
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于物無猜恐未
能家至户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
他腸亦未能家至户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
典兵馮適足以啟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
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

茂實兵權處以外郡于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騙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取進止

論元日合朔避寢太早

臣竊聞朝議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以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

三代之典日食無豫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覩有變而戒非豫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來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于禮取進止

公是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二

宋 劉敞 撰

奏疏

上仁宗論吴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吴充鞠真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郡盖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皆云鞠真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吴充只緣公事譴

責禮生以此迕旨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吴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興為詢求宜適而胥吏輒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吴充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于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開封府受牒又曲為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吴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自然衆情不能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苟且稍激

僞振職尚未有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為戒且見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謫以譴劾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酌民言釋疑止謗蓋為此也伏望神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竊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

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于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思將順聖意之美要須排逐言者令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卻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

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口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為不忠陷于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為而牽于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競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

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于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再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謫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直不與含容臣其時曾奏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

恐動感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夫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黄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况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祐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陛下覩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

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

之德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保祐聖躬受福
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
增數字示人自滿臣竊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
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
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好德
盡善極美矣復曰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
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
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雖四夷初定然本以重賂厚利

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于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再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

年謙沖之德超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于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湧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三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為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五上表聽之則頓失

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惜此不敢不再三陳聞

上仁宗論皇女生䟽決賜予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䟽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賜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于國不幸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

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説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
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于
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陛下無益之賜無名
之賞殆無甚于此若夸示奢麗臣以輔主為職奈何空
受此賜曽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皇
上開祐聖徳故後宫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
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乎姑息之恩
以損政體出浮宂之費以隳儉徳臣雖鄙淺竊獨惜此

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為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藥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强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

孤獨不能自存强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无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晏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

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為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糶米名為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主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詳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

得失原謡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縁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于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戒儆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者也臣愚以為五經災異之説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

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傅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當
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聦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
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聦明睿知深思遠慮順時
謹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
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于
此臣不勝區區

上仁宗乞澗畧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

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莫盛于知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榮于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于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為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為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忻幸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

諫臣不勝幸甚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竊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于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寛全不誅矣若復濶畧其罪優游其身俾得省過追咎復齒朝列于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

以為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為之臣又以為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師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得也狄青起于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相望風采願聞成功以得貞固幹畧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為之必大失

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為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芻蕘謹重軍旅之任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数官

臣伏見近敕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絶濫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于

仁摩之于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攷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史各奏辟教授一員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學理攷數官資俸祿同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

勸矣于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壯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别賢不肖興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謹一嚬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者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府庫

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板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姦邪崇偽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嚬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偽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

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

使迷國之計行于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茍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于辨僞之學沈沒于非聖人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議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禮院得御藥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
好殿後建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子已別
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日京師木土之功靡耗國用其
獘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内臣監修利于偷竊官物及
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
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畧無虛
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
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

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宫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宫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出于聖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于宗廟之外别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户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户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唐世不

深察此義以褎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封褎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攷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旣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褎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偕之勢下不失優禮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

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貢其取不匱令之時善言政者莫不

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于是或以穀為金或以絲為帛粺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為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不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于山毋索材木于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穜稑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于天下則不因于地中則不悅

亍人夫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寛民者臣竊疑莫先于此夫賦税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變折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為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决詢及左右

指音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為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外國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為比或能相率大為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為空竭而調終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敵

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敵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寇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棄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失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為傷威臣所不諭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

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于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珠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强言之則不過漢武帝以馭外國也患枉于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于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于此兩者以觀利害之孰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

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上仁宗論温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啟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

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貴妾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顧陛下毋篤于嬖近之寵毋安于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卻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臣伏覩詔敕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强幹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為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内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内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獘者孔融疾曹操專法漢室寡弱于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于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

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令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内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于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于民無所措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内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

臣謂令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于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上仁宗論日食用牲于社非禮

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公是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三

宋 劉敞 撰

奏疏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賛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曽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

堠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畧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綫厲劒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

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于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令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務者乎恐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顧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繁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舞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因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畧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

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敕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閤門白臣受敕令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興廢成

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吴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顧常規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為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敕命不敢祗受取進止

再奏

臣准閤門告報受敕詳定官制尋曾奏乞辭免今月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徊省必非所任豈敢默默貪功就事故復别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體裁成王制改創服章述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暗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無夔曠之才而猥當夔曠之責是以責愈精而功愈疎

耳今之所為又重于樂上當得周召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畧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望也此臣之所以量力揆能度長絜大而不敢誣上也伏乞特留聖鑒聽臣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敕命未敢受取進止

受敕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量翰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敕詳定官制並曾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官

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加裁正粗成統緒亦恐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條列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置局辟官次第刪定或以為君子之業樂因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條上詳定官制事件

臣等昨奉敕為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

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若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制局辟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台掾屬唐制

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温等嘗為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為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為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中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淛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别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勲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

有實事于今為散官猶叙服色粗槩輕重其餘悉皆虛
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
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畧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
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
院則為駢衍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别流品

令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内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畧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

任不及聞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録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數除受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

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令卿監職事三司闕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畧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

省太重攷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衮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衮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從置于外以區别華冗

一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即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埀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着書惟可將曾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

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畧舉一偶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近名則容僞而為禮者惡煩煩近于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

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于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夔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漱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衆更以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于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已子産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

已而稍入于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釣利者要君采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産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于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擇

論奉慈廟

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于仁宗皇帝雖非真廟命以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殁則大葬謚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

之重也令議者疑于毁其廟瘞其主如此豈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毁泉臺猶曰先祖為之已毁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嫄閟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祫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于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襃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郡名

臣近點檢諸軍轉員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農上一字即宣祖御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于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别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帝以徹侯為通侯事理既正可以行遠取進止

論舉薦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滞甄録才實也

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于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于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誤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絶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訃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于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

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策以為美談臣謂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宜推此意行之令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誥

臣至和中因任嬪落職不降誥詞曽奏陳朝廷非故事難以為法其時延和奏對面奉德音許賜施行自此故

事復正去年劉尤瑜降官直以敕牒近日王琪降官亦不出誥則是前詔尋復廢閣事體之間似趨苟簡雖非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賞罰訓誥慎重之意伏乞檢會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有以遵法取進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内副都知

臣竊見入内押班石全斌為入内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宫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

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陳請採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有定制惟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令後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閨閫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于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

詞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

當院准中書批下前權奉寧軍節度推官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奪聞奏者今具畫一如後

一鄭荀稱伏覩云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赦令增益者四十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大損于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爲僥倖到省之人必須比舊數倍

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

一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云當院今看詳昨朝廷下間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之恨又欲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冒貫之敝本不驅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便況降敕已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尚未盡信具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鄭荀稱天下逐州軍云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議今

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為通允本責刺史縣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受其獘矣此必然之患也事不稽古又不便令難以施行

一鄭荀稱竊見南省云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鑒唐之獘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為定法固非羣臣所

當輒議若以南宮攷校日多為精崇政攷校日少為粗此又不然南宮雖累旬然所攷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浹日然所攷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試未見其淹速精粗之弊也

一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帖經云云當院今看詳帖經墨義誠為無用然所以歷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為多有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為勝耳

一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貢舉自餘服紀固未嘗釐革即未知荀指何等為齊衰

右謹具如前鄭荀所畫科場事令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具狀奏聞

禮部貢院駮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録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攷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

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畢力而有司得以攷
實譬于射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自能中乃為善也若
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同詭遇非所以待天下賢士
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語省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駢贅
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為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
稱欲依御試宣卷即當院無由檢會況御試恩繫臨軒
而貢院責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
難施行

奏乞州郡辟選人為教授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于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較試之不精蓋在于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為教授仍理四攷為一任未嘗施行臣以為朝廷大務莫重于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攷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

不肖混淆至于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盡定也于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于鄉里信于鄉里然後乃得聞于朝也則皆勸于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内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勵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

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審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為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于義如發舉之則傷恩而戾于教二者俱不可即令前人有吏民之怨因

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恥來之報忿則一郡一邑為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班流内銓所注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内于法許相容隱者皆不得相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于理為便

公是集卷三十三

公是集卷三十四

宋 劉敞 撰

表

揚州謝上表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為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况

臣本以薄技遭兹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槖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葢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事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撥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進四銘表 律鐘 鼎 鸞刀

臣某言臣伏見周世宗使其臣王朴定雅樂當時稱為精及太祖聞之以為聲高一律非和音也雖有此詔未及改創陛下稽古之德自誠而明深究禮樂之本而以述作為務故敕有司宿儒據周漢舊典乃魏晉以來百家之說參覈是非以立鐘律前後二十餘年及得其真至詳至慎無以加矣律初就以校尺寸與司天景表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考其聲下王朴一律如太祖之

素由此觀之國家制作之美通于神明蓋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陛下又因以興神鼎鸞刀奏事郊廟皆出于聖慮稽合典訓所以藏萬世示子孫器之寶也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合德臣幸得名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覩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愚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揚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于慎臣以子雲為知言也干冒旒扆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忪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内之無子産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洊臨藩垣七年于兹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豢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茍圖納志非敢忤

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
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
衆為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内私自憐懼久得罪輒句
十里之守庶罄一塵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
露無已進增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
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
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
四千石之重于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

大悔以此圖報敢為虛言

序

易外傳序

余讀周易表其象彖爻辭蓋聖人之意微矣非通材達識孰能言之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所從得之殊其稱君子一也然易之書最為深至天道性命變化之數自孔子罕言後世無

述焉以為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云爾學者或有謂易之辭非為數者此以目聽何異及論剛柔始交而生屯分泰之體而成則莫能通習于所可見而蔽于所不能覩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夫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其窮理盡性能自鏡得失也余以為仲尼有云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故采五帝以來明君賢相忠臣良士下及亡國喪家興壞成敗禍

福善惡之理附之彖象爻辭以見白黑其説主王氏也而時有不同亦微辨而不斥後有觀者總而理之得以自省焉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權雖移必平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功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

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盖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

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于所聞而目迷于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視權如盈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于權衡何傷哉于是卒定其書為十七卷

顔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塵垢糠粃猶祇飾而

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拖之行事葢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吴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五十卷

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岡也其木宜茶與蒙頂比故或謂之蜀岡太守歲貢蜀岡茶以火前采之發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為天下先自禹抑洪水分九牧淮

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爲其遠費民力皆止不以爲常貢常貢獨茶至節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于至尊者貴精不貴衍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卻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至願哉貍首之詩以時會爲樂者固諸侯之事也于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于此焉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

州事劉某題辭

張氏雜義序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言閩之人舉進士自詹始明詹以來未有舉進士者也舉進士由詹而始則當時雖有舉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閩之舉進士為特盛焉自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為冑子者不數人其舉以鄉里者歲常不下六七百人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閩之進士可謂多矣凡讀書作文章被儒

服無不舉進士者其不舉進士獨俟官張宜宜為人龎眉而甚古少言語有誠慤不為狎侮治毛氏詩孔氏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皆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剖芒析毫不可以辯給奪也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經者不啻如眼見乃不説魏晉時事不知有格律詩賦也吾嘗與共讀詔令數事時方立令王后宜驚曰是于古不可上如何若行耶吾曰公所言周公法也國家承歷代之斃亦雜用漢唐禮不純出于周此所

謂損益可知者也宜于是悅然解覩其意非周公仲尼之制雖出于天子猶以為大不可其篤信好道而不阿世可見于此矣性便講解多新意興義務與聖人合而不求黨同閭黨邀其著書宜時年四十餘謙讓未肯當也然吾樂其道固窮而不戚絕俗而不詭雖古君子不過也自吾與宜别而遊于上國且七年矣求其在貧賤而用心若宜者蓋未有由是知古君子亦止于此而已耳傳曰舉逸民夫宜之事父母孝與友信于鄉里和用

其身端閫人皆知之而無爵禄之勸宜可謂逸民也已矣此固聖王所欲舉也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歳久頗不存得其十事為一卷以傳之共徒以達執事者庶幾于宜有所發云

衡守公甫序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宫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祀之大歸也城郭溝

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錤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民人也常旂旗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網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于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

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鼐鼎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奠斝所以斟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

容由是而攷節符印璽所以孚逺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作偽由是而察五行之産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于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于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絫

之同度數以適規短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于王府同于四海之内凡出于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于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于江之南固請于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

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令朋友以為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鳥獸與人雜生于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辯者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

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于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子于子華師之于子張字反名如商之于子夏偃之于子游物配實如長之于子長予之于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于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于吾道之門固矣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欲聞其說也命予為

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于古道智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于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者謂其來自外也

戳字序

古之人重冠重冠故重相字字之也者傳其名也傳其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則非表德者也古之人有名狗名鰌名黑臀名蘧篨皆賢人也周公之子

名禽孔子之子名鯉聖人之命其子亦無擇焉然則惡乎擇擇乎字而已帝乙愛其子字之受德使其人充其字而守之其祥淑豈短哉今斁之名者厭也不擇也然則孰字之宜宜乎思昔箕子之言者思曰睿孔子之言者曰不思罔周書之言者曰罔念狂嗚呼思則睿也不思罔也罔念狂也今爾何監非時箕孔周書致身之迪且思豈一端而已哉將為子思乎孝將為弟思乎順將為兄思乎愛將為友思乎信將為長思乎惠是由爾身

出者也人其數爾乎是故言人思其中也行人思其度也德人思其永也居人思其親也樹木人思其不伐也如是焉曰罔未之有其不曰睿亦未之有其字數曰思惟無斁

劉景烈字解序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子是以嘉之

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畧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敵國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以是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

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夫以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别也蠢然作蟄然止而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于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公是集卷三十四